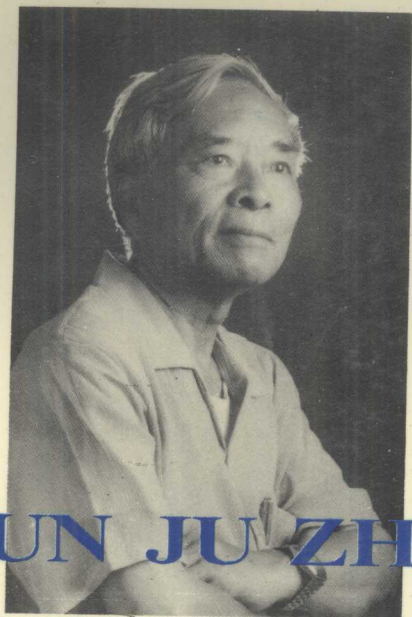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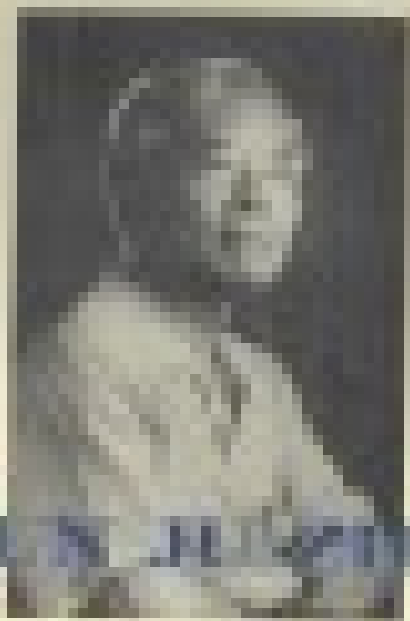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JIA JUN JUN ZHUO JI

家浚剧作集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JIA JIN JI ZHUO JI

家浚劇作集

家浚剧作集

袁家浚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4 号

责任编辑:郭堂亮

封面设计:王峰旭

家浚剧作集

袁家浚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地质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印张 10.688 字数 270 千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—5412—0656—3/J·57 定价:15.00 元

文如其人

——代序

雨 煤

我认识袁家浚是在 60 年代。

认识他是通过他的作品。

古有文如其人之说。但真正做到文如其人的人不多,或者说很难。不少人文章是一个样子,人又是另一个样子。我认识的袁家浚其文其人倒非常相符。

1965 年全省举行现代戏汇演,规模之大,可谓史无前例。至今,戏剧团体一些老同志还念念不忘那一段文艺盛事。省里最高领导层每晚出席晚会,有戏必看;宣传部长挂帅抓戏;文化局长改剧本,到排练厅看排戏;剧团白天黑夜忙。20 几台现代题材的戏剧荟集省城,真正是热闹繁荣。

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大环境看,这情况一点也不过分。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远远超过戏剧本身。一边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提倡,一边是为政治服务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检验,使戏剧在热闹繁荣中总也摆脱不了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。我记得那时各专州剧团来省演出,一方面竞争比赛之风激烈,暗暗有打擂台的架势,总想自己的剧目能盖过别人,得个第一第二;一方面又忧心忡忡,生怕剧目在政治上出什么问题,回去交不了差。这两种矛盾心态在后来的汇演中得到了印证:两出戏得到奖赏,两出戏受到批判。有高兴的,也

有败兴的。后者在后来的“文革”中遭了罪，再发展到后来，连“高兴的”也和“败兴的”同样命运。这是后话了。

我认识袁家浚和他的作品就是在那次汇演中。那时我在汇演艺术研讨、评论组，晚上看戏，白天开会，中午赶稿，忙了一个多月。回想当年的节目，平心而论，绝大多数戏都有阶级斗争的烙印，政治图解明显强过艺术感染。因此，戏看得乏味，讨论会开得乏味，评论文章也写得乏味。

有天晚上看评剧《平凡的岗位》，看到一半，我眼睛为之一亮！脑海里蹦出两个字：好戏！当时心里有些激动，感到这出戏很有潜力和前景。当晚，我顾不得疲累，连夜写了一篇较长的评论文章，第三天就见报了。这大概算是《平凡的岗位》第一篇剧评。那时我与袁家浚尚未谋面。很久以后，在一次座谈会上，我才知道他就是《平凡的岗位》的剧作者。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善言谈，不显露才华，不趾高气扬。平平近近一个人，有学者气质。

最初的印象没有错。在以后的交往中，袁家浚那诚实、正直、质朴、本色的为人，越来越近地走进我心里。他话不多，但说出来有份量！很少虚伪，不奉承迎合，表里一致：从此，我把《平凡的岗位》与袁家浚连在一起，戏与人的结合形成了我对他艺术与人格的推崇。尽管有人不喜欢他，但我却默默在心底印上了一个很有品味的艺术家形象：他的作品，他的为人皆大气正派。

我尊敬他的为人，尊重他的作品。一种人格的力量使我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，面对压力敢于说出“不”字！“文革”中有一位几乎没什么文化，身上有枪的人找到我，转达了有关方面的意思：要我出面批《平凡的岗位》。面对这位根本不懂戏为何物，也不是文化人的“打手”，我回答说，请你回转我的意思：一、我曾写过吹捧这出戏的文章，

现在不能自打耳光；二、作者是我的朋友，批深批浅都达不到要求，至少说服不了人，恕我无能为力。那人一脸不高兴，临走又反问道：就为这个你不出面？我回答说：这已经足够了。

我的拒绝当然可想而知，以后我一直在“另册”中生活到“四人帮”垮台。大概是缘份吧，以后又是我受一位老领导的布置，要我起草两份材料：一份是把我省的戏排排队，“解放一批戏，与观众再次见面”；一份是向省委写个报告，为戏平反。两份材料我均第一个列上《平凡的岗位》这出戏。后来也就是轰轰烈烈的“文艺大解放”的演出。《平凡的岗位》与《奢香夫人》和《建设时期的游击队》一起，重新与广大观众见面。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又颠倒过来了。今天，袁家浚同志要我为他的书稿作序，我想，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灵感应或者叫有缘吧（因为我估计他并不知道前面我说的情况）！

每一个历史时期，袁家浚都有其代表作不声不响地问世。表现出一个剧作家严肃的使命感与责任感；这和他的成熟思想、直面生活不无关系。剧作家的正气、爱恨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流露，它们是一种呼唤，一种强烈的评说，一种榜样的垂范！他要向人们表达的是历史的足迹。我们在他的剧作《焦裕禄》、《王若飞》中，听到的不仅是英雄的交响，还有普通人的咏叹，也就是包含着作者心声，感人的吐露。

在艺术上袁家浚从来就是一个探索者。他追求创新，手法不保守。但他的追求和探索又不是哗众取宠式的讲轰动效应，而是脚踏实地地传统和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的。是中国风格、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。因此，他的剧作思想性、艺术性比较统一。

新时期以来，尽管戏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，但袁家浚仍刻苦醉心于戏剧创作。精神十分可贵！《他和她》、《红色

棕色橄榄色》等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剧作家的爱心善意，倾注着他的真情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新作《苏醒》，对这出戏有人赞同，有人有异议。我是肯定这出戏的。它构思巧妙，很有新意。无论在艺术手法上，思想内涵上，均有突破。我认为，这出戏较明显地迈出了袁家浚早期作品，保持传统有余、闯走新路不足的新步！非常令人欣喜。戏剧只有不断从内容到形式适应变革的形势，使观众感到新鲜之风扑面，喜闻它、乐见它，才有旺盛的生命力。我们迫切需要创新之作，迫切需要创新之人。一个在戏剧园地里耕耘了40余年的剧作家，今天仍在勤奋耕耘，并不断拿出新作，创新之作，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！这种坚韧的精神与袁家浚的品行是一致的。他总是那么默默无闻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。

是这样的！袁家浚在他的辉煌期和低谷期所表现出的那种不颠狂，不失志，正是我对他的人品、作品一如既往的推崇。今天，我仍要对人说：想要了解他的为人不难，只要你读他的作品便可了其大概；想要了解他的作品也不难，只要你与他交往便知其风格。

袁家浚——人，很淡泊；作品，很深稳。文如其人。

1996.5.1 劳动节草就

目 录

文如其人(代序).....	雨煤(1)
江姐(评剧).....	(1)
平凡的岗位(评剧)	(47)
(附)评剧《平凡的岗位》问世的前前后后	(97)
焦裕禄(评剧).....	(103)
王若飞(评剧).....	(140)
红色、棕色、橄榄色(话剧).....	(202)
他和她(话剧).....	(254)
奇特的婚礼(广播剧).....	(288)
苏醒(话剧).....	(298)
后记.....	(336)

江 姐

(评 剧)

人 物

江 姐

华 为

老太婆

孙明霞

李青竹

通讯员

老板娘

农民甲、乙

游击队员若干

报 童

难友甲、乙

徐鹏飞

甫志高

郑克昌

行动科长

警察局长

宪兵、特务若干

狱卒、乡丁甲、乙、丙

弁 兵

第一场

〔1948年初，浓雾迷漫的清晨。重庆朝天门码头的一角；高耸的海关了望台，庞大的石梯和破烂的席棚在雾里时隐时现，灰的天、浊浊的江水和蒙蒙的晨雾交融成昏暗的一片。〕

〔舞台正中，自左至右长长一列栏干扶手，从顶上微微倾斜的遮雨的蓬顶和栏干旁边油漆的标记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在甲板上。〕

〔幕启时，舞台深处人群熙熙攘攘，“卖炒米糖开水”、“热和的泡粬”、“马蹄糕”的叫卖声，竹梆声和着低沉的脚夫吆喝声，组成了一支山城码头的晨曲。〕

〔江姐迎着江风和浓雾上。脚夫提着个不大的行李包跟在后面。〕

江 姐 （示意脚夫将行李放在一边）放在这儿吧。

〔脚夫随即退下。〕

江 姐 （理理头发，默默地望着江面）啊！好大的雾啊。

（唱）天欲曙雾正浓一片昏暗，

冬虽尽冰已化尚有料峭春寒。

党派我去川北发展游击战，

好迎接解放大军早日入川。

老彭啊！

去年我在这里送你上船，

雾里去风里来匆匆竟一年。

今天我步你脚印登甲板，
穿大江闯火线也来华蓥山。
这一回我们又能并肩作战，
苦与乐共分担你该喜欢？
咱们的云儿已经能把爸爸喊，
来川北工作重不能带身边。
虽然他年幼小一岁未滿，
同志们会照看不用把心担。

[突然出现了一声粗暴的喝斥：“快走，跟上！……”

[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在枪把的驱赶下，从雾海的一头出现，又慢慢隐没在另一头。

江 姐 嘉陵江啊！

(接唱)这不幸和灾难你可曾看见？

却为何在一旁默默无言！

难道你也像我另有任务，
千种仇万般恨具且记心间。

江面不见波浪翻，

胸中却似烈火燃。

今天我忍悲愤披着浓雾暂别去，

待来日迎着春雷驾着东风还。

[身穿西装的甫志高扛着一口沉重的箱子，气喘吁吁地上。
看到江姐站在船头默想，急上前招呼。放下箱子，擦汗掸土。

甫志高 江姐！

江 姐 啊？！怎么你来了？小余呢？

甫志高 小余昨天半夜才把东西送来。我看他挺累的，白天还要上工，就没让他来。我也干点活锻炼锻炼嘛。(凑近江姐耳边)箱子里两百份挺进报，三支手枪，三百发子弹。

江 姐 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？

甫志高 是的。证件放在最上面，这是钥匙。

（摸钥匙递给江姐）

〔幕后嘈杂的人声、哭叫声、木箱撬开的吱嘎声，瓶瓶罐罐被打碎的乒乒声大作。〕

〔宪兵数人气势汹汹地上。〕

宪兵甲 干什么的？箱子打开我看看。

甫志高 呃……自己人，自己人。

宪兵甲 甬来这一套，不打开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
甫志高 ……

江 姐 我看还是免了吧。

宪兵乙 哪有这么便当的，打开，打开！

江 姐 好吧，既然一定要检查，那就请吧。（随手将箱子打开，将箱内的证件和信取出）喏，这是我在侦防处工作的证件，这是给万县江防侦缉处长的公函，这是胡局长的家信，这是毛师长的便扎……请看。

宪兵甲 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是例行公事，例行公事。嘿嘿……（倒退下）

江 姐 哼，真岂有此理！（目送宪兵下后，关上箱子，向甫）码头上那样紧，你为什么不找个脚夫呢？

甫志高 哦，快胜利了，应该艰苦点，俭省点嘛，一口箱子自己动手搬一搬也算不得啥。

江 姐 艰苦点？！（摇头）哪有穿着像你这样讲究的人，自己扛行李的？多危险哪！

甫志高 我疏忽这一点了。（自我解嘲地）嗨，枉自做了这么多年的地工，运口箱子都走了火。（江姐未作答，稍停）唉！

（唱）江姐，我真羡慕你，

能有机会去打游击。

真刀真枪大干一气，
那像我住机关没点出息。
成天价拨弄算盘记数字，
有劲没处使，意见也无法提。
但愿你到川北一切顺利，
解放日载功回能把我提携。

江 姐 (神色变得很严肃) 喔!

甫志高 怎么? 是我使你不再痛快了? (江姐摇头) 江姐, 别时容易见时难, 你这次走了, 咱们不知道哪天再能见面, 给我提点意见吧!

江 姐 要谈的前几天已经谈了。(过了一会) 志高同志, 我听说你常叫小陈到重庆大学活动, 是吗?

甫志高 呃, 小陈只是偶而到那里去送过几次书报。

江 姐 这样做不好啊, 重大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, 跟送箱子一样, 都是违背我们工作原则的呀!

甫志高 江姐, 谢谢您提醒, 我一定注意。

江 姐 志高同志。

(唱) 阴云未散, 风雨尚紧,
在敌人眼皮下定须小心。
若有丝毫麻痹不慎,
代价将是流血牺牲。
老许的话千万要听信,
今晚上就撤走切莫再留停。

{幕内: “开船了, 过档了”的喊声混和着铿锵的锣声响了一阵, 又平静了下来。}

甫志高 这些话都很对, 我一定认真考虑。

江 姐 快开船了, 你该回去了。

甫志高 好。到那里向彭松涛同志问好。(下)

〔甫志高转身下，江姐不安地目送。

〔身穿茶房制服的华为由另一边上。

华 为 （向江姐）这位女士是哪号房间的票？

江 姐 你是这儿的茶房头吗？

华 为 是的。您姓李，是何大付的表姐？（江姐点头称是）何大付昨天值夜班，刚睡，房间给您准备好了，他让我来招呼你。

江 姐 好，我这里有两付行李。

华 为 交给我，跟我来吧。

——幕 落

第 二 场

时 间 前一场的晚上。

二幕前 甫志高在回家的路上。

甫志高 （唱）

江姐她去川北领导打游击，
一年半载定能混个地委书记。
眼看着革命就要全国胜利，
我理应抓紧机会多立功绩。
许云峰却偏不让我积极出力，
单叫我搞经济还常把我来批。
搞学运我本能出点主意，
江姐她反说我违反纪律。
卖书报搞刊物我多招了个伙计，
他竟说我思想麻痹要我连夜转移。

搞革命怎么能心虚胆怯，
招了个失业青年会出啥问题？
江姐走我正好大干一气，
要叫我就撤走岂不可惜。

(白)今天老许到书店走了走，听说我要把书店扩大，招了个失业青年，二话没说就让我立马撤走，这未免太神经过敏了。管它的，要走也明天走，回去把家里安顿安顿再说。(正欲下时)

[郑克昌带两个特务窜出，用枪对准甫。]

甫志高 哎、哎、哎……

郑克昌 等你半天了，经理先生。

甫志高 这是干什么？

郑克昌 不干什么，我们老板请甫经理喝茶。

甫志高 别误会，我，我是这儿银行的职员。

郑克昌 没错，大方银行会计主任，沙坪书店的经理，甫志高、甫先生。

甫志高 嗯，嗯……

郑克昌 甫先生真健忘啊。(将压着眉边的呢帽往上推了推)怎么，连你书店的新伙计也都忘了？

甫志高 啊?! 是你？

郑克昌 走，带走。

甫志高 (绝望地)我……不……是……

郑克昌 什么？

甫志高 我……不是……共产党……

[二特务蒙住甫的眼睛、嘴巴，夹持着甫下。郑随下。]

第三场

〔距第一场数日后的一个雨天，去华蓥山的路上，江姐改换成普通家庭妇女装束，接应她的华为背着背兜、伴同着上。

江 姐 （边走边唱）

冷雨阵阵湿衣衫，
虽倦虽累心喜欢。
喜看这苍苍群山翠又湛，
藏着多少游击队的好儿男。
喜看这柱天的峰峦尖如椽，
刻下多少烽烟诗篇。
斜风细雨如雾似纱扯不散，
遮住了老彭故意不让他露脸；
九岭十峰波涌浪翻望不断，
不知我的雄鹰栖息在哪边。

华 为 （忽然停住步）江姐，你看，你看，东边半山上，隐隐绰绰的那个白点……看见了吗？那就是过去川陕苏维埃老红军的一处司令部！

江 姐 喔。

华 为 咱们彭政委可能就住在那儿吧。

江 姐 喔，住得离敌人据点这么近，等着挨枪？

华 为 可那儿离镇上的群众也近，不会脱离群众啊！

江 姐 唔，算你有理。

华 为 江姐，很快就要见到彭姐夫……喔，彭、彭政委了，高兴不高